

110期附青文學獎入圍作品集

【散文篇】



【國中散文組】座談會 115/4/13(一)12:30~13:05 未來教室

【高中散文組】座談會 115/4/14(二)12:30~13:05 國中音樂教室

110 期附青文學獎入圍作品集

【散文篇】

目次

【國中組】	1
1.不再落下的童年.....	2
2.困境.....	3
3.台灣的聲音.....	4
4.記憶中難忘的風景.....	5
5.愛與幸福.....	6
6.誰是加害者？社會集體憤怒下的濫情與盲點.....	8
7.我和蟑螂的那些年.....	10
8.雲深不知處.....	11
9.夜市.....	13
10.2026 寒假紐西蘭遊記.....	14
11.隔在我們之間的種種.....	15
12.致我的偶像浩翔、志鑫、桂源.....	17
13.回首.....	19
14.雨不曾忘記.....	21
15.那天，我學會了道別.....	22
【高中組】	23
1.我與家中灰鸚的故事.....	24
2.在陌生裡拼湊自己.....	26
3.捷運隨筆.....	28
4.想念·冰箱.....	30
5.隔在我們之間的種種.....	32
6.第 77 頁.....	34
7.歷史的遺憾，如果當時.....	36
8.昔日今時.....	38



【國中組】

不再落下的童年

窗外的天空灰濛濛的，一看就是要下雨的前兆，下一秒就傳來了淅瀝淅瀝——兩點敲擊著屋簷的聲音。「唉，今天又不能出門玩了。」五歲的我，坐在阿嬤旁邊這麼想著。

我覺得「雨」跟台灣的關係十分密切。清明時節雨紛紛，小時候的我老是期待春天的梅雨季，因為幼稚園會有清明和兒童節連假。還記得每當清明節時，外面總是下著毛毛細雨，阿嬤會準備一桌的好菜料，而且還有我最愛的香腸及一碗白糖混花生糖粉，外加兩疊春捲皮，大家圍在桌邊，一起在歡聲笑語中，將幸福包進春捲裡。

若說將梅雨比喻成輕聲細語的貓嘍，那暑假的颱風肯定就是大吼大叫的獅子。以前我住在只有一層的員工宿舍裡面，每逢颱風來襲，家門前都會有滿地枝椏及落葉，花圃也難逃一劫，尤其是晚上屋頂漏水，用桶子接就會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讓人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幸好爸媽有好法子，在桶子底鋪毛巾，令我們一覺好眠。雨聲，有各式的面貌，但那本該嘈雜卻落桶無聲的雨，代表了一種細膩的愛。

跟在颱風後面的是如狐狸般狡猾的午後雷陣雨。明明早上是個豔陽高照的好天氣，任誰都不覺得會下雨。這時西北風就在放學時忽然攻下了整片藍天，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下起了傾盆大雨，像調皮的惡作劇，看了看沒雨傘的書包，頓時感覺天都塌了。就在我絕望之際，阿嬤有如天神般帶著雨傘來接我回家！

現在的我已經長大，知道台灣是個容易缺水的島國，雨不僅能帶給台灣豐沛的水資源，更是能帶我回想起那段再也無法返回的美好記憶。家不再漏水，夜裡不必再聽桶子滴答作響，卻也再沒有人清明時為我備好春捲。有些雨留下了水，有些雨留下了人。而童年的那場雨，只留下我，一次一次，在記憶裡撐傘。

困境

困境，是通往成功路上的懸崖峭壁；是跨越通道時的層層荊棘；更是乘著扁舟時，遇到的狂風暴雨，它使我們跌落谷底；使我們傷痕累累，卻任由海水在傷口上一遍遍拍打，讓我們墜入深淵，但是若我們跨越種種難關，迎接我們的又會是怎樣的風景呢？

國小時，我是大家眼中充滿朗讀天賦的孩子，時常被誇獎，這也使我通滿了自信，而那時的我不負眾望地取得好成績，或許是在稱讚中迷失自我，到了國中聽到「國語文競賽」時，我的手猶如雷達接受到感應，「咻！」下，就舉起來，那時的我是目中無人的，甚至對於校內初賽的對手充滿了不屑，不過我確實在中多選手中，脫穎而出，並取得代表權，這使我並未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卻不知黑洞就近在咫尺了！

進入到區賽，我需要接受學校的訓練，剛開始，我對老師十分尊敬，到後面我們產生了分歧，老師和我的想法幾乎是南遠北轍，我對此置之不理，開始忽視老師所交代的事情，培訓時也心不在焉，這讓我們之間有了多次的爭執。第一次在「國語文競賽」這方面受到批評的我，意識到了錯誤，原以為「老師」會成為我通往成功之路的那一大困境，沒想到「驕傲」才是，我成了我自己的絆腳石。

這種經歷，對於許多人來說是特別的，不過這當中所蘊含的道理是人人都會遇到的，美國作家巴爾扎克曾經說過：「成就是謙虛者前進的階梯，也是驕傲者後退的滑梯。」，我想這才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課題，既然都快要接近山上的秀麗風景，何必為了一時心態上的轉變而再度跌落山谷呢？我們的人生還有好長一段漫漫長路等著我們去探索，所以一起跨越種種困境，舉起長劍擊垮心中的巨人吧

困境，是懸崖峭壁，讓我們穿上合腳的鞋子一步步通往山頂去俯瞰山下，將群山與城鎮盡收眼底；困境，是層層荊棘，讓我們舉起長劍，一刀一刀過關斬將，去看看荊棘後的康莊大道；困境，是狂風暴雨，讓我們抓緊船舵，勇闖暴風圈，去看看大風大浪後的海闊天空。未來也許仍會遇見新的風雨，但我願帶著這次的勇氣繼續走下去，因為我已明白，當我跨越困境的那刻，成長早已悄然發生。

台灣的聲音

清晨的台灣，總是在熟悉且親切的聲音中甦醒。巷口早餐店拉開鐵門的聲響，老闆娘熱情的一聲「早安」，豆漿機運轉的低鳴聲，以及鐵板上蛋餅滋滋作響的聲音，譜出一天的序曲。這些看似平凡的聲音，卻陪伴著無數人開始忙碌的一天，也展現出台灣生活最真實、最溫暖的一面。

白天的城市充滿節奏感。機車引擎聲在街道間穿梭，公車靠站時的提示音與上下車的人群交談聲讓都市顯得繁忙卻有秩序。校園裡，清脆的上課鐘聲響起，朗朗書聲從教室中傳出，下課時同學們的笑聲與奔跑聲，象徵著純真與希望。這些聲音或許並不安靜，卻正是台灣社會充滿活力的證明。

夜晚來臨，夜市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聲音舞台。攤販此起彼落的叫賣聲、人群熱鬧的談笑聲、油鍋翻騰的聲音與鍋鏟敲擊鐵板的節奏，混合成獨一無二的夜市交響曲。每一道聲音背後，都藏著小人物努力生活的身影，也體現出台灣人勤奮、樂觀的精神。

除了夜市的喧鬧，台灣的自然也用聲音訴說故事。清晨山林中的蟲鳴鳥叫，午後雷雨落下時的震撼聲響，海邊浪花拍打礁石的節奏，都讓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與溫柔。颱風來臨前呼嘯的風聲，更提醒人們必須學會尊重土地、與自然共存。

而台灣最動人的聲音，來自於人的彼此的交流與傾聽。這座島嶼上，有國語、台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並存，不同族群用各自的語言表達情感與記憶。有人為理想勇敢發聲，有人為家人低聲努力，這些聲音匯聚成台灣自由、多元且堅韌的力量。

台灣的聲音，或許並不宏大，卻真實而深刻。它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刻，記錄著人們的故事，也陪伴這片土地，持續前行。

記憶中難忘的風景

有人說，友情本身就是種青春的縮影。哭、笑、打、鬧的彼端，往往連結著深藏在心中，令人難以忘懷的那道風景，按下快門，永遠定格在那片刻，成為生命的縮影。

國小階段必然是最無憂無慮的時光了，它譜出我青春中最美好的風景。記憶中，國小每年都會定期舉辦馬拉松比賽，當時的我們都踴躍報名，大家洋溢的笑容和角落中孤單落寞的小黑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個小黑影是班上一位患有侏儒症的男孩，他從小因為侏儒症，導致四肢發育不完全，沒辦法和大家同肆意奔跑，這也讓他陷入深深的自卑。六年級的我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了，於是大家拉著他的手，一同報名了馬拉松，即便知道會遇到困境，大家依舊舉起他的手，成為照亮他的那隻燭火。

比賽當天，大家綁緊鞋帶，目視前方，當槍鳴聲一響:「碰!」，大家都邁開步伐，奔向前方，我們班落在後方，大家都圍在一起，守護著他一步一步慢慢的跑，這一刻我們沒有任何對勝利的渴望，只有不留遺憾的喜悅，在此刻最純粹的友情一一展現。我們一路上有說有笑，彼此鼓勵，跑向前方，快到終點時，大家排成一排，手牽著手，跑向前方，將他簇擁到中央，我們的心在此刻連結在一起，我們跑向終點時，等待著我們的是條專屬於我們的勝利之路，一陣陣的歡呼聲此起彼落地響起，他枯萎已久的心田，再度被澆灌，相信我們為他埋下了一顆堅毅的種子。大家按下快門，時間定格於此，這個畫面讓友情具象化，也永遠停留在我的腦海裡，成為了我記憶中最難忘的風景。

對我來說，友情是青春的縮影，短短一幕卻能長存於我的心。現在我早已是成熟的國二生，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不同的風景，我將用相機記錄，調整好燈光、角度，最後按下快門，我為自己的人生記錄了不同的風景。我所記錄的友情，或許是激勵未來，又或者是安慰我心，友情會是不可或缺的，在照片中，他們是定格的卻又栩栩如生，未來讓我們繼續展望、繼續為自己的記憶譜出一道專屬的風景。

愛與幸福

你認為的幸福是什麼呢？是擁有至高無上的財富？還是令人羨慕的權力？對我而言，幸福是很多樣化的，而這些不同的幸福中，往往藏著人們想給予別人幸福的那份愛，並透過實際的行動將這份愛傳播出去。

幸福就如同巧克力，即使是小小一顆也能讓人感到不少甜蜜，我們為他人著想的心，就如同巧克力中的糖漿，使原本苦澀的黑巧克力多了那一點甜。

對我來說，家人與知心好友是我人生中給予幸福巧克力的恩人。我的爸爸是個表面看起來很嚴肅的人，但他總會為了我而付出，直到長大時我才明白，

父愛是偉大的，是無聲的付出，是溫暖的陪伴，是迷茫大海中燈塔，是黑夜裡的星星。

還記得幼兒園時，爸媽趁放假的空檔帶我去東京迪士尼，對那時的我而言那是多大的幸福啊！可是偏偏在入園前，我卻粗心的弄丟最心愛的米老鼠玩偶，那時的我十分傷心，哭到眼睛都腫了，爸爸不忍心看到我如此的難過，於是神秘兮兮地從背後拿出某樣東西——是米老鼠玩偶，原來他在媽媽安慰我時，偷偷去商店買了一個新的玩偶，這份小小的舉動安慰了我當時的難過。爸爸用他的方式，為我做了一顆幸福巧克力。

幸福不一定是物質上的給予，有些真摯的感情也是幸福的泉源。我在國小時有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從剛升上小學一年級的那天，我們的友誼就此展開了。我跟她是形影不離的手帕之交，每次她都會送我可愛的小物，也會在我感到迷茫時給予適當建議。那時的我們沒有課業的壓力，也沒有人際關係的擔憂，只有和朋友在一起的快樂。可是我們漸漸長大，也分到不同的班級，能見面的時間變少了，在國小畢業的前夕，我鼓起勇氣去她的班級找她，原本以為她會忘了我，沒想到她還記得，於是我將好友小卡遞給了她，並把國小六年與她相處的點點滴滴告訴她，她也耐心的聽我講述，那一天的那節下課感覺時間倒流，回我們低年級時。即便現在我和她在不同的學校，但只要想起與她的點點滴滴，嘴角就會揚起一絲笑容，我能和她成為小學同學及好朋友就是一種幸福吧！

幸福有時也需相互維持才能一起體會彼此的愛與關懷。有一次，我和媽媽因為一件小事而產生爭執，當時我們都對彼此說了令對方不舒服的話。於是便各自離去，誰都沒有和對方道歉。回到自己的房間，我開始思索剛才的種種：「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讓媽媽這麼生氣？我應該如何結束這個冷戰，如何向媽媽道歉？」左思右想後，我決定去買媽媽最喜歡的甜點與咖啡來表達我的歉意。沒想到回來時媽媽也在等我，手上還提著我最喜歡的蛋糕，她先說：「對不起，剛剛我不應該在還沒有了解情況前就對妳生氣。」我說：「媽媽對不起，我不該因為自己情緒上的不開心就對妳語氣不好。」最後，因為我們對彼此的愛與關懷，讓這件事有個像甜點一般的好結尾。所以，幸福是多變的，可以是物質上的給予，可以是真摯的情感，也可以是為對方無條件付出的愛。

有些人常沉迷於權力與金錢中而錯失自己的幸福，但我想要說的是：「幸福並不一定要用權

力與金錢來去衡量，你所認為的平凡或許就是幸福的開端，所以不要抱怨身邊的平凡，去發現與創造自己的幸福吧！」

幸福是巧克力，是口味可以很多變的巧克力，讓我們表達對他人的愛，創造出充滿愛意的甜蜜巧克力吧！

誰是加害者？社會集體憤怒下的濫情與盲點

每當我們受他人傷害時，憤怒往往是我們的一種本能，總站在正義的立場，審視對方的邪惡，甚至在心底勾勒復仇的輪廓。然而，「惡」的背後，其實藏著未被聽見的哭聲，許多人並非本質惡劣，而是在舊傷中不斷地循環，更被沉重的現實所壓垮。這些傷害，源於長年累積的潰堤，或曾身為被害者的陰影。此時的他們，精神無法主宰破碎的身影，只能在失控中反覆地掙扎。

每個人記憶猶新去年發生震驚全臺的「臺北隨機殺人案」，一度讓大街小巷籠罩在惶恐與憤怒之中。當時輿論充斥著「才 27 歲，怎麼會做出這種愚蠢的行為」「擾亂社會秩序的敗類」等等的批判，我也在新聞媒體不斷播送的氛圍下，不自覺地墜入恐慌焦慮的深淵中，然而，當真相水落石出時，我的思維才真正有了轉變。這名加害者常期與原生家庭關係斷裂，原本擔任在保全工作被公司解職所造成的挫折感以及親情之間的疏離感，終成了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植於內心的剝奪感轉化為極端的社會仇恨，扭曲為「反社會人格」！！企圖用最慘烈的「發聲」方式，以鮮血為引，向世人證明微弱的存在感，同時也報復了冷酷社會對他的排斥，我逐漸領悟，在同情被害人的同時，也應對在邊緣掙扎的加害人抱持一絲憐憫。每個人的一生中，難免會有身不由己的掙扎時刻，若能以包容替代無盡的厭惡，我們便會發現，他們只是迷了路，更是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到浮木救援…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敘述女主角兒子被殺害的心情以及對周遭所有人帶來的影響。她與兒子去戲院看電影，卻在戲院裡遭遇無差別掃射，奪走了兒子的生命，喪子之痛，讓她成為一個沒有溫度的人。身為倖存者，被迫背負著沉重的內疚感，為了逃避這份幾乎快窒息的罪惡感，只好依賴酒精麻醉自己，暫時忘掉無法挽回的悲劇，職場上，化身為一位不可親近、刻薄冷血的女上司，面對家庭，與丈夫築起了冰冷的高牆，對女兒視而不見。每天行屍走肉，讓自己宛如在煉獄中生活著，直到有一天，發現凶手的親妹妹就是自己身邊的得力助手，壓抑已久的恨意終於找到了出口，開始自己的報復手段，這並不是血腥的暴力，而是更為殘酷的「社會性處決」，將加害者隱姓埋名的生活，藉著自己工作的優勢，讓對方赤裸裸地攤在螢幕前。對她而言，這種恨意十足的報復手段，並未讓她因此而獲得平靜，雖然她也摧毀了一個家庭，卻不知不覺從受害者成為加害者！

恨...是一把雙面刃，在傷人的同時也徹底掏空了自己。劇終，她選擇面對痛苦，重回那座封印已久的戲院，坐在黑暗的影廳裡，不再逃避，而是流著眼淚，跨越「惡」的深淵，與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和解也原諒了自己。

每個人心中都曾經飄過一片烏雲，當人被推向絕境時，理智往往會在瞬間被絕望吞噬，選擇用鮮血發洩。而當摯愛被傷害或家破人亡時，那種錐心之痛常出現一種畸形的「正義」，有人企圖用比殺人更殘酷的手段，在施加痛苦的過程中找回心裡的平衡。但是，這種私刑正義，是一場永無止盡的惡性循環，將自身的痛苦，投射到另一個靈魂身上，兩者一起沈淪。我們

不能任由時間在悲劇中消逝，將自己囚禁在過往的陰影裡。學會放下，並非遺忘痛苦，是選擇與傷痕共存，並磨煉出堅韌的心志，當我們學會放下時，會讓自己更加成長，心中的那片烏雲會離去，曙光會再現。當成功得跨越仇恨的柵欄，這份成長將會讓自己的心靈獲得真正的自由。

我和蟑螂的那些年

小時候，我是一個勇敢的人。還記得幼兒園大班時，我在幼兒園裡看到了一隻白色大蟑螂。我沒有害怕，而是對牠發起攻擊，成功擊敗了牠，牠成了一灘白色大蟑螂，我對此自豪萬分，甚至記到現在，還常常因此而對那些害怕蟑螂的人嗤之以鼻，回想當初，真是少年意氣風發。

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害怕蟑螂呢？或許是從第一次牠飛到我的手上開始，我清晰的感覺到牠的觸感，涼涼的，我看向牠，抖動的觸角和咖啡色的身軀，牠就這麼對著我，好像在對我說：「你好，很高興認識你」而我當時腦海裡只剩兩個字：噁心，我狂揮手臂試圖甩掉牠，而後感覺全身發冷，一股寒意由下至上，那隻蟑螂在爸爸的手裡成為一灘蟑螂，但我腦海裡卻在循環播放牠的臨終影像，牠的觸角、牠的身軀、牠的觸感，都讓我感到無比的骯髒、反胃。

我不知道那天沖了多少水，用了多少洗手乳，但從此往後，我開始對蟑螂感到恐懼，看見家裡橫行的蟑螂，我尖叫，逃跑，找爸爸；看到學校跋扈的蟑螂，我尖叫，逃跑，找同學。我再也不是看到蟑螂可以將牠一擊必殺而後沾沾自喜的那個女孩，而是成為我曾經不理解的那群恐懼蟑螂之人的其中之一。

再次獨自一人見到蟑螂，沒有人可以求救，我顫顫巍巍的拿起衛生紙，緩步靠近，深呼吸，預備，顫抖的手暴露我的緊張，與十年前相比，我就像一個遲暮的老人，行動緩慢。我害怕打歪，牠會朝我衝來，再次飛到我的手上，或是爬上爬下，污染我心愛的家。終於，我還是打了下去。

牠在衛生紙裡迎接了生命的終結，但我仍然忘卻不了那段記憶，即使是今日的報仇，還是沒能消抹我對牠的恐懼，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其實我並不是因為牠衝到我手上而害怕牠，只是因為我「認識」了牠，而後因為認知，所以恐懼，我不再是那個初生牛犢，而是一個長大的人，不再勇往直前，而是再三觀望。或許這就是人生吧，少年時總是意氣風發，長大了，明白了，才學會觀望思考。

但少年時若不意氣風發，那不就白白少年了嗎？我不再年輕，學會了恐懼，所以我懷念我一腔奮勇的日子，我保留不了我的年少，但我的記憶永存，所以，揮灑青春，在此刻留下最美好的回憶，不要讓未來追悔莫及。當我再一次看到蟑螂時，或許我不能像小時候一般無畏，但在我鼓起勇氣下手時，我還是能回味那段身為初生牛犢的時光。

雲深不知處

風從田埂那頭吹來，掠過老樹的枝葉，碎光在泥地上翻動成斑駁的波紋。我仰起頭，天空被洗得湛藍，幾朵雲慢慢飄著——像誰用指尖輕揉的棉花糖，也像記憶深處始終不肯散去的溫柔。每當那樣的白在藍裡舒展，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阿公。

他是我童年世界的巨人。

不是童話裡揮舞大錘、踏碎山河的那種巨人，而是能替我撐起一整片天的人。他不是特別高大，卻總自然地站在我與世界之間：替我擋風、替我遮雨，像一棵大樹，把我安放在樹蔭最柔軟的地方。也因此，許多年後我才明白——我之所以敢笑、敢跑、敢把未知當作遊戲，是因為如此溫柔的庇護，早已將危險阻擋在外。

媽媽說，阿公年輕時是一板一眼的公務員；可在我眼裡，他更像一個會變魔術的老頑童：會手舞足蹈的跳舞，會把日子折成紙鶴塞進我掌心，讓我每天醒來都覺得世界可愛。那張笑臉，是我最期待抵達的地方。

傍晚，他騎著嘎嘎作響的老機車載我兜風。引擎聲像一種老派的節拍，沿著鄉間小路一路敲響。他回頭問我：「要去哪裡冒險？」我一指方向，他就笑著出發。這些「冒險」多半只是去市場買菜、或到溪邊撿石頭，可只要跟他在一起，哪裡都能長成樂園；連風吹起來，都像在替我們鼓掌。

而當天空改了臉色，雨落下來，我們就把速度放慢——改成牽手散步。他總把傘往我這邊傾，自己肩頭溼透也不在意。他的步伐沉穩，我總愛踩著他的影子走，像走在他替我鋪好的安全路上。雨點落在傘面，嘩嘩地響著，彷彿世界的喧嘩都被隔在外頭，只剩我們，輕聲哼唱、笑語鈴叮。那時我以為，雨是一種溫柔的罩幕，只要他在，溼冷就進不來。

季節輪轉，香氣也跟著流轉。柚花盛開時，阿公牽我走進果園，說柚子像小孩，要細心呵護、慢慢長大。他指給我每一片葉脈、每一株嫩芽，教我辨認四季遞嬗。收成那天，他挑了最飽滿的一顆，剝開，把最完整的一瓣留給我。柚汁在舌尖化開，甜得恰到好處，像陽光落進心裡——溫暖而不刺眼。那一瓣柚子不只是甜，更像一種默默的承諾：你值得被捧在手掌心疼愛。

直到某次生病，我才第一次真正感覺到「害怕」。那時我高燒不退，阿公整夜守著我。兩小時量一次體溫，動作小心翼翼，像怕驚動一束搖曳的小火苗。他把湯匙當魔法棒，煞有其事地說要打倒病菌；他坐在床邊，低聲唱起他即興編出的歌謠。半夢半醒間，我看見他眼裡整夜不退的擔心——像一盞不肯熄滅的燈，替我守著黑暗。那晚我才懂得，巨人不是不會累，而是藏起了疲倦、守護我，讓我安心入眠。

阿公用生命澆溉我的童年。我的笑聲、膽量、想像力，甚至對世界的信任，都是他一點一滴呵護出來的。他讓我相信：就算風再大，也會有一雙厚實的手，在我沒察覺的時候，替我把衣領的空白輕輕拉緊，時刻注意我是否足以抵禦風寒。

有了這樣悠長的愛，日子也因此有了細密的光。下雨過後，他會牽我蹲在巷口，看蝸牛緩緩爬行，說牠們是背著家的勇士；入夜前，我們靠在窗邊找壁虎，對牠輕聲道晚安。那靜靜駐足窗角的小小身影，像我童年的守夜人，替我點亮安心的微光。我一直以為，這樣的日常會被歲月輕輕拉長，長到看不見盡頭，長到我不需要學會如何告別……。

那天中午，阿公說有點累了，回房休息後，卻再也沒有醒來。醫生說是突發性心臟病，我聽不懂病名，只記得早上他還笑著跳舞給我看……。「告別」這兩個字，從不曾在我的預想的未來。握著阿公冰冷的手，我等著他睜眼說這只是玩笑，可是他沒有。我的眼淚像決堤的水，一瞬間沖垮了整個童年，連同那些我以為永遠安全的影子，都被沖得東倒西歪。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只要一下雨，我仍會走到巷口，凝視那些在溼冷裡緩慢前行的蝸牛。牠們背著小屋，艱難卻堅定，像極了失去阿公後的我——背負著思念，一點一滴學會在沒有巨人庇護的日子裡往前走。夜裡，我依然會尋找熟悉的壁虎。有時牠短暫現身，在窗角靜靜停留，彷彿對我說：「孩子，睡吧，我一直都在。」我把那一瞬的安定，當作阿公從遠處遞回來的訊號。

也正是在那樣的雨聲裡，我一遍遍想起阿公說過的話：「以後阿公不在了，妳就抬頭看天，我會變成一朵雲，在天上騎機車陪妳。」

原本的一句玩笑話，卻成了我最虔誠的信仰。我開始天天看雲：在學校操場、在家門口樹蔭下、在果園空曠的風裡。我找尋像阿公身影的雲，對雲分享日常瑣事；我甚至畫了一張圖貼在書桌前——阿公騎著雲朵機車，對我比讚。每次望著那張圖，眼眶都會悄悄溼熱，像有一條看不見的路，仍然通往他的回眸一笑。

直到某天，老師說：雲只是水氣的凝結，沒有意識，也沒有形體。

我怔怔站在原地，像最後一根與他相連的線，被人無意間剪斷。

但我沒有崩潰。

因為我明白，那句話曾經溫柔地抱住我。它不是謊言，而是一座用愛築起的堡壘——在我最脆弱的時候，替我擋住了現實的風雨。那是一段神話，也是一種延續：不是雲在陪我，而是他留在我心裡的光與影，從未真正離開。就算科學拆解了天空，愛仍替我保留一種仰望的姿態。

現在的我，仍常回老家。老機車停在牆角，傘還掛在門後，果園照舊結果。柚子成熟時，我學著阿公的樣子巡視樹梢，挑最飽滿的一顆，剝開，把那最完整的一瓣放在掌心，抬頭對著天空說：

「阿公，今年的柚子一樣甜喔。你有看到嗎？」

雲深不知處，而我從未停止仰望。因為我始終相信，那些飄浮在天際的雲，早已記得我的名字，也記得——曾有一位巨人，用一整個宇宙的溫柔，愛過我。

那天，天特別藍，雲特別白，風也特別輕，像誰在我耳邊，輕輕笑了一下。

夜市

星期六，傍晚的日落緩慢沉入地平線，街燈開始一一亮起，攤販們陸續進駐街道擺攤，人開始變多，夜市總是如此熱鬧，聞到飄過來的味道，令我食指大動，走進這熙熙攘攘的市集，沉浸在燈火與聲響裡。

招牌上的霓虹燈閃爍，五顏六色的燈光交織在一起，豐富著台灣的街道，攤販的吆喝聲、笑語聲混雜在一起，此起彼落。攤位上播放著輕快的流行歌曲或是經典老歌，食物在油鍋中滋滋作響，空氣中混合著烤玉米的焦香與鹹酥雞的鹹香，僅是這些，就讓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氣，滿足地感受到這份熱鬧與溫暖。突然，夜風輕輕拂過我的臉頰，帶來一絲涼意，更讓我確確實實感受到自己正融入這場人情盛宴。

我開始默默觀察身邊的人們，攤販們熟練運用手中的食材，炙熱的火光照著他們專注的側臉，汗水滴落到脖子，對工作的堅持不懈與熱情令我感到敬佩。此刻，我注意到了一對父女手牽著手，小女孩咬著糖葫蘆，爸爸笑笑地看著她，這一幕讓我心生暖意，回想之前與爸爸一起來逛夜市時，肯定也是這般場景！正因為有夜市，才能看到每個人都演繹著自己獨一無二的生活。

隨著一陣陣的香味飄來，我的注意力逐漸被吸引，肚子開始叫喚，等候美食的到來，味蕾也開始躁動，美食在舌尖中迸發出滋味。我買了一串糖葫蘆，晶瑩剔透的糖衣包裹著草莓，咬下一口，脆脆黏黏的糖衣與裡面果肉結合，酸甜滋味綻放開來，一口接一口，又脆又甜。轉過身，映入眼簾的是燈光閃爍的遊戲攤位，歡樂的氛圍讓我不禁停下腳步，往彈珠機台看去，小巧的板凳上坐著一個神情專注的小弟弟，正賣力地推動桿子，玻璃彈珠「咕嚕嚕」地轉動，它們被桿子發射而出，滾到了洞口，彈珠裡的色彩也依舊吸引著目光。我就想到那一句在網路上的歌詞：「當煩惱越來越多，玻璃彈珠越來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長大了。」小時候是家人陪我逛夜市，現在是同學陪我逛夜市，以後或許就是我自己去逛夜市了。

站在人群之中，聽著周圍的聲音，還是很懷念小時候在夜市跟媽媽一起做烤畫的時光。夜市不只是交易物品的市集，更是承載著許多人童年回憶的舞台，正因為這份情懷，才是臺灣夜市能如此聲名遠播的原因吧！

不知不覺抬起頭，我發現燈光已逐漸暗淡，人潮也慢慢散去，原本熱鬧的街道回歸夜晚的虛無，空氣中仍殘留著淡淡的食物香氣，夜風輕輕吹來，吹過了 my 髮絲，體會到夜色的無限魅力，帶著滿滿的回憶與暖意回家，我心裡默默期待，下次何時能再次來訪？

2026 寒假紐西蘭遊記

在現代這個多元文化發展的世界裡，相信有許多家庭會在寒暑假時期一同出國遊玩，在我的同學群中，我曾聽過他們分享出國的經驗：有人去韓國首爾享受美食與購物樂趣、有人去日本東京體驗精緻城市發展的樣貌、也有人去過美國紐約短暫學習語言。以我而言，我曾經和家人一同去過的國家有日本及紐西蘭；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出國經驗，非紐西蘭莫屬。

幾乎每兩年，我們一家四口都會在寒假去紐西蘭。主要是因為我的舅舅一家移民到紐西蘭基督城。基督城位於紐西蘭的南島，在氣候表現上，我覺得有兩個地方相當特殊：第一，差不多晚上八點太陽才漸漸下山。第二，雖然我們寒假去基督城時當地是夏天，但是氣溫比高雄的冬天還要低一些。在城市的樣貌表現上，高雄市區幾乎都是高樓大廈，但是基督城除了市中心之外，放眼望去都是一樓平房，家家戶戶幾乎都有自己的庭院與車庫，若要說缺點，就是生活採買不太便利，一定要開車才能到達超市。

兩年前去紐西蘭，我們主要在紐西蘭觀光勝地皇后鎮活動，搭乘空中纜車、玩斜坡滑車，還吃了全球僅只一家的 Fergburger（招牌口味是牛肉漢堡）。而今年，舅舅為了讓我們有不同於前兩年的體驗，租了六人的大型露營車去露營，展開五天四夜的露營車之旅。我們過夜的不同營地都相距蠻遠的，路程大概需要一個小時半。我坐在露營車偏後面的地方時，我感到頭暈目眩，因為露營車行駛時蠻吵的，所以我聽不到前面的音樂，而且露營車晃來晃去導致我無法好好享受窗外的美景，但是坐副駕的情況就恰恰相反，完全沒有不舒服的感覺，我和舅舅一邊聊天、一邊聽著車上撥放的音樂，也可以向前看窗外絕世廣大的草原景觀。

第一和第二天的夜晚，我們住在蒂卡波湖畔（Lake Tekapo），這是個有「蒂芬妮藍」的湖泊。我們在湖泊邊散步、晚餐吃 BBQ。第二天則到知名景點「好牧人教堂」逛逛，當天的天氣到下午突然轉變，開始下起雨來，我們在雨中開車前往第三天的住宿點----庫克山（Mount Cook）腳下。這是一個非常「陽春」的露營地，只有簡易的廚房，沒有熱水、沒有沐浴場地，加上一直下雨，體感溫到來到了一度，很難想像這裡是夏天。

舅舅說，紐西蘭南島的天氣轉變很快，果真，到了第四天，天氣完全放晴。我們一行人就去走庫克山非常有名的胡克山谷步道（Hooker Valley Track）。我們兩年前來時候，選擇了來回四小時的路徑，這次因為有外婆同行，所以我們選擇了比較輕鬆的一小時來回路程。第五天，我們來到了奧馬魯（Oamaru）小鎮，這是一個從 19 世紀就存在的小鎮，建築幾乎都是維多利亞風格。

結束了五天的露營車旅遊，我們回到了舅舅家，展開非常在地居家的生活：和家人好好相處、一起烹飪、吃火鍋、烤肉……等。很快地，15 天的紐西蘭之旅就要畫下句點。

最後在機場跟我舅舅道別的時候，舅舅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擁抱，並約定年底在台灣見面。等舅舅一家回到台灣，我也會安排很豐富的行程和美食，讓他們有個難忘的回鄉回憶。

隔在我們之間的種種

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一道無形的屏障，隔開了兩人的距離，也隔開了兩人的溝通與理解。奇妙的是，砌成這道牆的原料，往往是那太深切的關心，以及不知該如何表達的言語。

到現在，記憶依然清晰，那張成績單，是造成我與媽媽之間那道裂痕的導火線。那次考試，比以往更加認真準備的我，卻在成績公布後，受到了極大的震撼。看著不甚理想的分數，挫敗感從四面八方襲捲而來，我強裝著鎮定，但那一晚，卻幾乎是哭著入睡。

第二天的假日早晨，一早起床的我想煎份散蛋，紓解學業的壓力，發洩考試的不如意。在追求成績的路上，教科書裡的艱澀理論、層出不窮的考卷，就像是電玩遊戲中一群張牙舞爪的「雜兵小怪」。它們日復一日地發動奇襲，試圖消磨我的意志。來到只有幾抹陽光灑進的廚房，在一片靜謐中，在那一方小小的廚房裡，我不再是那個被成績追趕的學生，而是一名五星級主廚。打開冰箱，拿出兩顆蛋；準備好一個鍋子、兩匙油、兩把鹽、一搓胡椒粉……。我將蛋打入碗中，用筷子慢慢打勻，看著蛋黃與蛋白慢慢混合，兩種顏色漸漸合而為一，累積的煩惱與焦慮彷彿也漸漸融合進去時，我聽見了開門聲。

停下動作、放下碗筷，不到一秒，就聽到一聲如雷般的怒吼，我快步走出廚房，看見媽媽的視線停在桌上的那張成績單，她上來第一句話：「哇！你考得還真好！這是什麼成績？」還來不及解釋，她已經走進廚房，看著我剛才放下的各種材料，整齊地擺在廚台上，下一秒，便聽見了一句令我錯愕不已的話語：「考得這麼差，你還好意思在這裡悠悠哉哉的煎散蛋？」當下，我沉默不語，因為我找不到反駁的語句，過了一會，我想嘗試著解釋，但她完全不給我任何辯解的空間，繼續不斷地放出各式各樣傷人的利箭，摧殘著我。我帶著無助與委屈的心情，駝著沉重的怒氣走出大門，狠狠地將門甩上，留下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的媽媽。

拖著沉重的步伐，來到樓下那棵自我童年起便靜靜佇立於此的老菩提前，每當我遇到挫折，總能在它身上得到啟發。坐在樹下，默默的感受著風吹在臉上的感覺，無數個疑問浮上心頭：「我明明很努力了，為什麼她沒發現？」「我的解釋她聽都不聽，為什麼她就是不肯理解？」「段考一週以來各種壓力壓得我喘不過氣，為什麼我連放鬆的權力都沒有？」眼淚不爭氣的流下，無論我怎麼思索，始終得不到答案。

過了許久，我仰頭望著這株高大挺拔的老樹，漸漸靜下心來：看著它那粗糙卻堅韌的樹皮，紀錄了無數次風霜的洗禮，卻依然器宇軒昂。我意識到眼前的考驗不過是成長的養分。我學著重拾信心，像它一樣，在貧瘠與壓力中，依然能昂首立地，讓心境豁然開朗。又看著那一片片心形葉片在微風中輕輕搖曳，有時因風起而摩擦碰撞，有時又緊密相依，像極了方才和媽媽的爭執，以及長久以來媽媽對我的愛，此時，心中的忿忿不平及疑問，彷彿也慢慢被吹散。

我開始試著換位思考，試著理解媽媽的心情，才發現那些憤怒，是源自擔憂與焦慮；那些責備，是源自關心與保護。這些情緒因為一時急躁，不知該如何表達，才演變成了這種鴻溝。

雙方的出發點都沒有錯，卻因為沒有冷靜下來理性地傾聽對方的感受，才使關心變成壓力，使保護變成對抗，讓兩人之間建起了一道隱形的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常常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因為太在乎而不懂如何表達。此刻，我了解了，媽媽對我的愛不是輕易說出的「我愛你」，卻是願意用厚實的生命去背負、去承擔。這樣的愛，不是親情與學習的絆腳石，而是不可缺少，且能推動我們前進的加速器。

在想通後，我回到家中，這次，我不再衝動地只用情緒對話，而是冷靜地理性傾聽與真誠回應。隔開兩人的那道牆雖然不厚，但打破它的方法只有一個：互相交換立場，理解對方的感受，平和對話，就能找到最溫柔的解釋！隔在我們之間的種種，教會我包容親情的摩擦、珍惜親情的溫厚，並勇敢地面對人生的種種「怪獸」。

「媽媽，妳也想要來一盤散蛋嗎？」

致我的偶像浩翔、志鑫、桂源

展信佳 我最最最棒的偶像們：

你們知道 900 天、600 天和 500 天可以做什麼嗎？其實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學一個新技能、可以變得很不一樣、可以變得更好看，也可以交一個最好的朋友...可是這些天我選擇愛你們。這件事的本質虧嗎？我覺得不虧。

其實喜歡你們、愛你們讓我學會了很多。實際的方面是我學會了修圖、剪輯、經營社交媒體帳號等等，也開始對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了規劃，自從認識你們後，我的成績和處事能力都有了顯著的進步，你們的優秀總讓我有種想追逐的力量，它足以支撐我變成更好的人。

心理層面的話，雖然我總是戲言變得會和人對罵了，但更多的，是我學會愛人、學會共情、學會理解。這些真的要從很親很親的人身邊學來的，可有時家人卻總會讓我無法表現出我的感情，於是我認識了你們，可能不知不覺中也將你們當成了我的親人，或者是我素未謀面的愛人。你們是我目前青春期帶給我最大情緒波動的人，可是你們也為我建造出了一個巨大的烏托邦，帶來了我最嚮往的最純粹、最熱烈、最盛大的感情。

鄧不利多說得對：「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魔法。」所以我想從你的「周邊」到你的「周邊」，我會因為到了你的城市、到了你曾經去過的地方而開心的不得了，甚至好幾個月前就馬不停蹄地準備要去的地方。其實人和人相遇的機率只有 0.00487，但心裡總歸是有些期待的，哪怕我知道遇不到你也沒有關係，最瘋狂的那一次，我冒著大雨在陌生的城市走了兩個小時，只為找到同樣的樓梯，和你們來一張穿越時空的合照，後來，我再聽到那時聽的同一首歌、聞到同一瓶香水、碰到一樣的大雨，大腦總會克制不住的被拉回那個時候。

愛你們真的會累，說不怪你們也是假的，一次又一次的買不到票、看到你們被罵連心疼你們都有時差，好幾次只差幾個小時就能見到你們，卻依然錯過，我至今還是忘不了，在飛機上都哭了，為你們流的淚可比其他事情多了不少呢！但是看到你發的動態、看到你的現況、看到你跟你的兄弟們待在一起像群熱血瘋子，又會充滿感動，這兩天我在網路的平台上看到別人打卡你們的公司，竟然在他們發的照片裡面看到了我寫在門口電話亭的字！在不同的地方看到我的足跡，有種平行時空交錯的感覺，會不會某一個下班後的夜晚，你看著公司門口電話亭上我留的字，感受到我的愛呢？而且我去打卡的那天，還有其他的粉絲送給我禮物！有句話說：同擔（喜歡同一個偶像的人）是偶像送給自己最好的禮物，他們總是會在不同的時候給我驚喜，有一次我打卡浩翔的應援大屏，我注意到了一個姐姐，她穿著紅色的衣服，包包上還有小熊的元素，我總覺得她是你的粉絲，果不其然，她走向我，遞給我一個禮物，是一個用毛根條做成的雪花吊飾，特別特別精緻，一看就要做很久，更別說做很多個了，但她就只是單純想要給其他的粉絲快樂，每到這種時刻，又會覺得愛你們一點都不累，覺得把

這份愛一直循環、傳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很矛盾吧？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這種五味雜陳的心情，謝謝你們教會了我這些很寶貴的事情，也祝你們成為你們想成為的人，一定會成為大明星！我們也會見面的。

春祺夏安 秋綏冬禧

回首

花開花落，花落又花開。四季流轉，寒暑遞嬗，萬物在看似無聲的更替中不斷輪迴。所謂的鉅變，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也不過是一葉輕舟，乍看波瀾壯闊，轉瞬卻被宏大的時間所淹沒。江河不語，而歲月自深；山川不動，而人世已換。要事如此，而一介凡人，在歷史之中更似微塵。人生苦短，不過數十寒暑，若能於轉瞬之間綻放如曇花之一現，使回首之時無愧於心，亦足矣。

自古以來，天地之間並不缺偉人。三皇五帝之輝煌，自古流傳；大禹治水之功，導江疏川，使洪患化為沃野；伏羲畫卦之智，使天地之理得以象示於人；黃帝開化之業，使部族歸一、文明初啟。然而千載既往，煙雲俱散，曾經震動山河的人物，也終究歸於寂然。史書之中寥寥數語，便是其一生的餘影。人們所能知者，不過其萬一而已。

然而也正因為那一瞬的光芒，後世方能窺見遠古的輪廓。若無大禹之勞，何以知先民與洪水相爭之志；若無伏羲之卦，何以見古人觀天地、察萬物之思。偉人之功，不在其永存，而在其一現。猶如夜空流星，雖不長久，卻足以使人仰望而心生敬畏。

及至殷周之際，天下又見風雲變化。姜太公垂釣渭水，胸藏經略；周文王修德養民，積勢於無聲；周武王舉義師而伐紂，使暴政傾覆。其後周公制禮作樂，定宗法、明典章，使天下有序，人倫有度。此一段歷史，既有兵戈之變，也有制度之興。武王之事，在於破舊；文王之志，在於立德；周公之功，在於建制。三者相合，方成周室之盛。

然回首觀之，昔日鼎盛的姬周王朝，也終究化為歷史長河中的一段回聲。城郭已毀，宮室已空，青銅器沉於土壤，禮樂散於塵煙。若非史冊尚存，後人又如何知其盛衰興替？歷史之所以可貴，不在於保存榮耀，而在於留下痕跡，使後人得以回望。

唐太宗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鏡者，非徒映形，亦可照心。當我們翻閱史冊，看見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之功業，也同時看見其榮枯得失。秦之強盛，統六合而車同軌、書同文，然而一世而亡；漢之興隆，延祚數百年，卻亦難免衰敗；盛唐氣象，萬邦來朝，終究化為歷史餘暉。天下興亡，如潮起潮落，不可久恃。

於是人若稍有思索，便會明白：歷史並非只是過去，而是一面長久不滅的鏡子。前人之事，乃後人之鑑。當我們回首時，不僅是在觀看古人，也是在觀照自己。

然而回首之意，並不止於鑑戒。更深一層，是對生命意義的追問。既然千秋功業終將沉寂，那麼人生所求，究竟為何？有人求名，使名聲流傳；有人求功，使事業永存；也有人求道，希望在有限的歲月之中窺見天地之理。

或許真正的答案，不在於永恆，而在於當下。正如曇花雖只一現，卻已將自身的全部綻放於夜色之中，毫無保留的在那星光下美過。它不問來日是否被記憶，也不計是否被史書記載，就只在那一刻，將生命的光輝盡情展露。

人之於世，亦當如此。若能在短暫的人生之中，守其志、盡其心、行其義，即便不為史冊所記，也已無愧於天地。偉人之所以為偉人，未必在於其功業之大，而在於其志之遠、其心之正。

當夜深人靜，偶然回首來路，或許會發現：人生的重量，不在於外界的評價，而在於自身是否曾真誠地活過。曾經努力、曾經思索、曾經為某些信念而堅持，那麼縱使歲月流逝，記憶模糊，內心仍會保留一份安然。

歷史之河仍在奔流，無數人物如浪花起落。有人聲名顯赫，有人默默無聞，但在浩瀚的時間之前，彼此並無太大差別。真正能留下的，也許不是功名，而是一種精神——對世界的理解，對人世的責任，以及對生命本身的敬意。

因此回首，並非只是回望過去，而是一種自省與覺悟。當人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看見自己的渺小，反而更容易明白應當如何生活。

花開花落，花落又花開。歲月仍在循環，而人亦在其中行走。若有一日再度回首，能夠坦然說一句：此生雖短，然未曾虛度。那麼縱使歷史不記其名，天地之間也已留下了一道自己的光。

雨不曾忘記

滴答、滴答，一絲絲的綿綿細雨慵懶地趴在窗前，太陽蓋上薄薄一層的烏雲棉被，霧濛濛的天空是它的床鋪，此刻，好像萬物都在靜靜地沉睡，等著陽光將他們從睡夢中喚醒。

我也是如此，一個人窩在被窩裡，靜靜欣賞著雨紛紛、靜靜聆聽著雨滴答，清風拂過層層的樹梢，推散了天邊輕柔的雲絮，同時，也推開了塵封的往事。

記憶中，兒時對雨天有著許多期待，每當空氣中飄出淡淡的濕氣，藍天漸漸被灰暗附著，我總能第一察覺——即將落雨。雨珠離開烏雲的懷抱，迫不及待地窺看世間樣貌，想把世界看清楚。與此同時，它也是個清潔員，幫忙將城市的髒空氣刷洗的一乾二淨。嘩、嘩，一滴小水珠蔓延窗邊，露出那好奇的眼神往屋子裡看來看去，看得我也滿心歡喜，於是便不顧父母的叮囑就跑出了家門。小時候是天真爛漫的，下雨天能有什麼遊戲呢？當然是一踩水窪！我總帶著兩三個好友一塊去玩，我們要不是比誰踩得水坑濺起較多的水花，就是比誰先找到更多、更大的水坑，偶爾也會蹲在牆角，尋覓野花的蹤跡，將它們編織成五彩斑斕的花圈，最後，再手拉著手、哼著童歌，心滿意足地回到家中。僅僅這雨天遊戲，我卻能開心一個星期。

後來，隨著年齡增長，每個人有各自的生活與安排，再加上普遍社會而言，大家都默認——越大就必須越成熟穩重，玩什麼兒時把戲？太幼稚了，彷彿要將那些曾經的回憶從我們記憶中脫離。但或許，我就是這麼幼稚又童真吧！即便各方面都逐漸成為一個青少年，那童稚的心卻未泯——偶爾心血來潮時，到了下雨天，我仍會溜去玩耍，而小水珠們彷彿也很期待似的，一聽到我穿著雨鞋踩在泥裡的蹣蹣聲響，就愉悅地跳起舞，迎接我的到來，我也同樣興奮的擁住雨，像莫逆之交。嘩、嘩、嘩！我輕輕地踩上水窪，享受那雨水輕快的步伐、高高得躍起，感受雨的滋味，感受雨伸出它細嫩雙手，拉起彼此間的友誼與真摯的情感。我唇角勾起一抹燦笑，此刻好像時間靜止了，只剩下我與雨水們靜謐無聲的對話。

希望未來也依舊如此，縱使光陰的摧殘、社會的異樣眼光、「五花八門」的壓力，我還是冀望著，我的生活，是單純而滿足的每一天。

時日一滴一滴的流逝，我與他人都在慢慢成長茁壯成自己期望的樣子，即便那些都是兒時回憶了，我還是會偷偷慶幸，我所看見的雨，似乎與他人不同——是更充滿生機、更美好的存在——因此，才寫下了一頁頁的回憶。有曾經就有記憶，雨不會忘記。

那天，我學會了道別

「童年時光」對於每個人而言都是截然不同的，有的歡愉而溫馨，有的艱辛甚至痛苦。而我的童年，則有過令人永生難忘、最悲痛的事——對我最疼愛有加的阿嬤因病去世，而當時我年僅七歲。

這是七月的某個清晨，在接到一則消息後，我的世界瞬間支離破碎，還懵懂無知的幼小心靈第一次認識「死亡」。喪禮上，我親眼目睹曾以為能永遠陪伴的依靠——阿嬤，瘦弱的身軀躺在幾乎貼身的「房間」，頂著蒼白的臉、穿著華麗的衣裳，然後……做一個長久的夢。我看著她，她卻看不見我，我無法隱忍的淚水潰堤，明明當時年紀還很小，卻似乎明白這是最後一次見面，彷彿內心某個最深處的角落被掏空，再接著徹底崩塌，徹底崩潰。而我的家人們看似淡漠，實則趁我們不注意轉身偷偷拭淚，被我察覺時還故作堅強，裝作沒事。

不過，這不全然是壞事，至少她是在毫無痛苦、毫無牽掛的情況下離去。在她被疾病纏身第二年時，已病入膏肓，被斷定為無法康復了，為了讓她能走得安詳，脫離痛處得走，我們決定將她送進「安寧病房」。在那裡，止痛針停止了對痛的感覺，但也漸漸帶走了她的記憶。

其實，「遺忘」最可怕的不是自己忘卻，而是希望對方憶起又無能為力的無助。但這次不同，我反而慶幸她遺忘了一切，不然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又有無數牽掛的感受……肯定遠比那些醫療時所承受的痛還難受吧！幸好她都忘了，才能安詳得與世界告別，至少不會再痛苦了……

在那以後，直至今日，我悼念阿嬤的時候，也總會哭得肝腸寸斷，畢竟有些傷是時間也沖不淡的，雖然還有些遺憾——遺憾疾病來得太早，她沒辦法親眼看見最疼愛的孫子孫女們成長茁壯、看不到第三個孫女的出生、歷經艱辛的生活路程後，也尚未享福便離開了，一去不復返，但我學會了好好道別——既然事實無法更改，那就好好釋懷吧！希望她知道，我們會一直好好的。我也更加珍惜自己的家人，甚至，我還寫了一封感恩與懷念的信給在天上的阿嬤，儘管知道這麼做並不能換來什麼，她也收不到這份溫情，我仍然這麼做，也許是想尋求心靈的慰藉吧？彷彿這樣就能填補心中的缺憾，將阿嬤帶給我的回憶永遠烙印心底。

那些回憶、那些美好往事、那些點滴依然觸動著我的心弦，泛起一波波漣漪，我想，至少我還記得，往後能再逐日追尋記憶時光，在瑣碎時間投入過去與阿嬤共處的暖陽時光，擁抱美好回憶。

【高中組】

我與家中灰鸚的故事

家裡原本有兩隻和尚鸚鵡，其中一隻叫做錢錢。牠突然不見的那一天，家裡安靜得令人難受。原本每天吵鬧的聲音消失了，只剩下空空的鳥籠和失落的心情。媽媽嘴上不說，但我知道，她其實很自責。

後來，媽媽帶回來一隻才出生滿三十八天的灰鸚。牠小小一隻，羽毛還未長齊，不過眼神倒是非常的呆萌。我們替牠取名「小灰灰」。那時的牠還不會自己吃東西，我和媽媽每天定時為牠沖泡奶粉，用針筒一口一口的餵牠。看著牠努力張開喙的樣子，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照顧生命。

慢慢地，小灰灰長大了。牠開始學著說話，從口齒不清到字正腔圓。「小灰灰」、「拜拜」、「再見」、「阿彌陀佛」等詞語輪流從牠嘴裡開始冒出來，有時還夾雜著一些誰也聽不懂的奇怪聲音。每當有紙箱靠近，牠總是興奮地撲上去，用喙拼命地啃咬，連木頭邊角也難逃牠的「毒喙」。家裡常被牠咬得亂七八糟，但我們卻怎麼也捨不得責怪。

最讓我又好氣又好笑的，是我讀書的時候。當我坐在書桌前埋頭苦讀，牠就偏偏站在上面自言自語，一句一句的模仿我和媽媽教牠的話，反覆唸個不停。我念書念得越快，牠叫得越大聲。我叫牠安靜，牠反而更故意似的繼續說，彷彿在和我較勁。那時候我常抱怨牠吵，但現在回想起來，那些聲音其實是我青春裡最溫暖的「背景音樂」。

然而，真正讓我明白牠在我心中的重量，是那次在恆春老家的意外。

爸爸媽媽帶牠回去辦事情時，一個不小心，牠直接受驚嚇飛了出去。那一瞬間，我整個人都空掉了。我們四處尋找，呼喊牠的名字，卻只聽見風吹過樹葉的聲音。那幾天，我和媽媽幾乎睡不著覺，心裡不斷想著牠會不會餓、會不會害怕、會不會再也回不來。媽媽每天上佛堂祈禱，求菩薩保佑牠平安，就像在等一個離家出走的孩子回家。

有人勸我們別再找了，說牠只是動物。但媽媽卻說：「牠雖然不是人，卻也是一條生命。養了牠，就要負起責任。」那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

最後，是警察局通知我們，有人撿到一隻灰鸚。當我們趕去領牠時，我的心幾乎停止跳動。牠站在籠子裡，整隻呆呆的，沒有平時愛講話的模樣。羽毛沾著血，眼睛周圍一圈黑青。看到牠那樣，我才知道原來把牠找回來的那一刻，我不是開心，而是心很痛。

那段時間，我們小心翼翼地照顧牠。餵藥、清理傷口、陪牠說話。牠不再吵鬧，只是靜靜地看著我們。直到某一天，牠突然輕聲說出一句久違的「小灰灰」。那聲音雖然不再清亮，卻讓我差點掉下眼淚。牠回來了，不只是身體，還有那份熟悉的靈魂。

從那之後，我再也不覺得牠吵。牠咬紙箱時，我會特地幫牠準備乾淨的紙；牠學說話時，我會耐心的回應。直到現在我才明白，能一直陪在彼此身邊，其實不是應該的，是很難得的。

錢錢的離開讓我們懂得失去，小灰灰的歸來讓我們懂得珍惜。牠或許只是一隻灰色的鸚鵡，卻教會了我什麼是責任、什麼是牽掛、什麼是把一條生命真正放在心上。

如果有一天我離開家去更遠的地方，我想，我也會記得那個在我書桌上自言自語的小聲音。因為牠讓我明白，家不只是屋子裡的人，還有那些願意為彼此互相等待與守護生命的共同體。

在陌生裡拼湊自己

離開了生活幾十年的家鄉，獨自以新的身分試著融入這不熟悉的環境，心情比想像中還要複雜，那不是單純的興奮或害怕，而是一種混雜著期待、失落與自我懷疑的沉重情緒。若要誠實地說，負面仍舊大於正面。直到真正離開，我才明白所謂的家鄉並不只是地圖上的座標，而更是一種滲進血液與呼吸裡的存在。

那些熟悉的大山，如今只剩記憶裡起伏的線條。從前抬頭望去，是層層疊疊的綠，是雲霧繚繞的輪廓，是清晨第一道光落在山脊上時溫柔的金色。現在映入眼簾的，卻是一棟棟長方體，有高的、矮的、尖的、奇怪的，不同樣式卻一致地站立在這片土地上。鋼筋水泥取代了泥土與石塊，玻璃帷幕反射著刺眼的陽光，這當中沒有風聲穿過樹葉的沙沙作響，沒有蟲鳴鳥叫交織出的夜曲，只有有此起彼落的喇叭聲和急促的腳步。種種差異，讓我對這未知的生活多了幾分緊張的情緒。

人們常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我聽過無數次，卻還未在這新的環境裡真正感受到那份溫度。也許不是人不夠溫暖，而是我還來不及卸下防備。當我帶著滿身不安走進這陌生環境時，眼睛看到的往往不是善意，而是差異；耳朵聽到的不是關懷，而是距離。或許那些溫柔早已悄悄出現，只是封閉的心還沒有準備好去體會。我曾以為來到新的地方後，能真正自由自在地生活。那些美麗的幻想在腦海裡播放過無數次——我會變得更獨立、更成熟；我會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會在燈火通明的街道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這些畫面像一部精心剪輯的預告片，讓我忽略了轉變本身所帶來的疼痛。但幻想終究只是幻想。現實不會因為期待而改變，它安靜地站在原地等著我去面對。生鏽的路牌、掉漆的斑馬線、偶爾故障的紅綠燈，都在提醒我這條路必定崎嶇且艱辛。有時走在街上，我會因某個氣味或一陣風而停下腳步。那一瞬間，我想起家鄉午後的山林小徑，想起傍晚炊煙緩緩升起的畫面，想起那些不用多說就能理解彼此的眼神。這些記憶像潮水湧上來，溫柔卻也殘忍。溫柔的是，它提醒我曾被那樣完整地接住；殘忍的是，它讓我更清楚此刻的孤單。

山裡的精靈站在我前方。它是我對家鄉的想像，也是心中最柔軟的一部分。它說它想幫點甚麼，卻幫不上。它從未離開那座大山，所以對都市的一切一無所知。它不懂捷運怎麼轉線，不懂人們為何總低頭滑手機，也不懂為什麼這城市明明擁擠卻依舊孤獨。它看著我，有些無奈，也有些心疼。即使它無法給我實質幫助，卻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提醒我來自哪裡，也提醒我在鋼鐵叢林裡迷失時，仍有一片山林在中心等我。當我快被寂寞所吞沒時，它會輕聲說：慢一點沒關係，我會陪你走過這段路。

這是開學的第三週。足夠讓新鮮感褪去，卻還不足以真正習慣。人總要在陌生環境裡逼自己成長，我也不例外，即使我其實很討厭這種感覺。成長常被說得理所當然，好像只要跨出舒適圈，就一定能收穫更好的自己。但很少有人提到，在跨出那一步之前，背後是需要多大的勇氣。我時常在深夜問自己：為什麼成長必須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有些夜晚，我躺在陌生

的床上，窗外的聲音與從前截然不同，我感到一種巨大的空洞，像被連根拔起的植物，暫時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地方。白天我努力讓自己鎮定，與人交談、完成該做的事；夜晚卻不得不誠實面對自己的脆弱。也正是在這些時刻，我開始學會與自己對話。我問自己究竟害怕什麼。是害怕失敗，還是害怕不被理解？是擔心跟不上城市步伐，還是害怕承認自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堅強？這問題無時無刻不在我腦海中，我反覆去想，卻也想不出個所以然，於是我決定交給時間來替我回答，雖然它會帶走我很多東西，但我相信它會給我答案並使我成長。

接下來的這一路會很辛苦，但辛苦未必全然是壞事。因為在坎坷的道路上，我看見那些過去被忽略的自己，而那些因膽小與柔弱而散成碎片的部分，並沒有消失，只是被刻意藏起來。當環境逼我正視它們時，疼痛也隨之而來。於是我一片一片拾起那些碎片。有的是自卑，有的是逞強，有的是對過去的依賴，有的是對未來的恐懼。我不再急著丟棄，而是嘗試理解：原來每一塊碎片，都是我成長的痕跡。只是現在，我需要用新的方式把它們重新拼湊。不是為了變成另一個人，而是為了成為更完整的自己。

離開家鄉，不只是地理上的遷移，更是一場與自我的對峙。它逼我承認脆弱，也逼我學會獨立。山裡的精靈依舊在心中，它不再只是懷念，而是連結過去與未來的橋樑。總歸我希望，下次看到再次拼湊出來的自己，是堅強的，是勇敢的。不是因為再也不會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願意繼續往前。在高樓與群山之間，我終會學會帶著自己的軟弱，一步一步勇敢地向未知邁步。

捷運隨筆

由於通學的緣故，我每天必須從北高雄搭乘捷運前往南高雄上課。這條貫穿城市脊椎的紅線，在新聞媒體裡或許只是個冰冷的交通名詞，或是一串顯示通勤人數的枯燥數位，但對我而言，它卻實實在在地陪伴了我整個高中生涯。它參與了我的日常，滲透進我的生活，在每一個睜開眼的清晨與精疲力竭的黃昏默默地陪伴著我，與我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我上學時，總喜歡將行程提早三十分鐘，這是個外人看來有些偏執、甚至略顯奢侈的習慣。這並非為了處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說實話，這三十分鐘確實壓縮了本就珍貴的睡眠時間，讓我必須在天色微亮、晨霧尚未全滅時便與被窩告別。但我執意如此，僅僅是為了在那段長長的通勤路程中，能保有一份悠閒轉乘的餘裕。這三十分鐘，是我與這座城市、與我自己達成的一種和解，是在緊湊的高中生活裡，硬生生鑿開的一處避風港，一個可以讓自己自在喘息的溫柔空間。

每當我站在美麗島站那寬闊的轉乘長廊邊，看著身邊的人們為了趕上早一班的車次，神色焦慮、匆促奔跑，那急促的腳步聲在挑高的地下空間裡迴盪，層層疊疊，我就慶幸自己得以步履從容。我曾親眼目睹有人在手扶梯上連滾帶爬，只為了在那關門的「滴滴滴」警告聲響起前鑽進車廂，那種對時間倒數計時的恐懼感，讓世界變得模糊而猙獰。我總會不由得心生感嘆，這座大城市的人們，彷彿個個都上緊了發條，在不斷地追趕與被追趕中消耗生命。與其如此狼狽，不如靜下心來，看看周遭那些被忽略的細微而美好的事物。

例如，在轉乘站剛上手扶梯時，空氣的流動會帶來不同的訊息。我不經意聞到美麗島站麵包店飄出的陣陣焦糖香與麥香，那是帶著溫度的味道，對著我微笑，與捷運站內冰冷的金屬形成強烈對比。我會在那一秒鐘停下腳步，微閉雙眼，試圖從那濃郁的香氣中辨識，今天是帶著微甜的奶酥？還是焦脆的羅宋？這種嗅覺的猜謎遊戲，是我晨間振奮精神的開機儀式。

隨後，我會緩步走向月台，看看大牆上每天更換的廣告，那些色彩斑斕的看板，搜尋著城市的欲望流轉與流行更迭。我也會習慣性地留意月台上方小電視裡的資訊，看著唐綺陽老師的命理預測是否更新。即便我不全然將命運託付給星象，但看著那些熟悉的文字跳動，確認今日的運勢走向，就像是確認了這座城市的時間依然在有條不紊地流動。古人說：「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我也樂此不疲地在這種規律的生活裂縫中發現美。因為這三十分鐘的留白，美麗島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冰冷的轉乘站，它在匆忙的時間洪流中，展現出了名字中真正的「美麗」。

在一整年的天氣與季節裡，我特別喜愛冬季降雨時搭乘捷運。南台灣的冬雨往往帶著一種綿密而莫名的憂鬱，洗淨了城市經年累月的塵埃。雨天的捷運站有一種獨特的氣息，那是潮濕的雨傘與乾冷空調交織出的氣味。因為濕冷，車廂內的人數往往會減少許多，讓原本擁擠的空間多了一份難得的安靜，與空靈。窗外飄盪著薄薄的白色霧氣，模糊了遠方建築物的輪廓，給這座鋼鐵城市增添了一絲世外桃源的神祕感。高雄捷運在左營站以北的路段全是高

架化，這是我心中最心動的航程。當列車從幽暗的半屏山中的隧道鑽出，窗外的光影瞬間切換。坐在車廂裡，可以從高處俯瞰整個北高雄的輪廓：那些錯落的鐵皮違建屋頂、櫛比鱗次的大樓，以及仁武工業區遠處若隱若現的煙囪，正伸手向我 say hello。

若是遇上空氣清新的日子，視野不僅能觸及觀音山的翠綠山面，甚至連遠方那一抹蔚藍的左營軍港都能盡收眼底。我喜歡靠著冰冷的車廂柱子，感受金屬傳來的陣陣涼意，深深吸入一口從車廂縫隙鑽進來的冬季冷風。那股清冽感帶著雨水的潮味，能瞬間掃平早晨殘留的睡意，讓大腦從昨日因考試而累積的緊張與混沌中解放出來。看著窗外不斷滑過的風景，像是一部無聲的、緩慢的紀錄片，讓我在抵達校門前，能有一段完整的留白來重新審視內心，在那伸手可及的幽麗景色中，找回一點點屬於自己的、不被考卷定義的主體性。

而在這方流動的小空間裡，我也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社交偽裝。

我喜歡戴上一頂深色的鴨舌帽，將帽簷拉得極低。帽子的死角正好能遮蔽彼此的視線，像是在繁雜的人間構築了一道透明的屏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對視誤會與社交尷尬。在帽子底下，我看著這方寸之間的眾生相，卻不被察覺。我也會默默地「認人」，或者說，進行一場關於座位的心理博弈。當車廂擁擠而沒位置坐時，我會開始觀察那些將要下車的人。這是一場觀察力的競賽：我會留意誰的背包姿勢已經由抱轉背，誰的開始頻繁地收起手機螢幕，誰的制服標誌顯示即將抵達他的學校，或者誰的眼神已經開始投向門上的站名顯示器。一旦鎖定目標，我便會靜靜地站在其位置前，維持著一種客氣而堅定的距離，等待他下車後那一瞬間的遞補。這種微小的、近乎遊戲般的心理活動，為我日復一日相同的旅程增添了許多祕密的趣味，讓通勤不再只是點對點的移動，而是一場關於「人性與空間」真實生活的博弈。

儘管我的高中生活已進入尾聲，畢業後還搭不搭高雄捷運、還會不會在紅線上往返，仍是個未知數。但這三年來的點滴記憶，卻已經深深地刻在我心中，成為我性格底色的一部分。那些在車廂裡讀過的單字、發過的呆、與同學講過的話，都隨著軌道的起伏，最終留下了溫潤的印記。或許十年，或二十年後，當我再次坐上高雄捷運，已是物是人非。那時的我可能已褪去了鴨舌帽下的青澀，而捷運站的景物也會隨著都市化的進步而徹底改變。原本熟悉的小電視可能換成更先進的投影，廣告牆也可能變得更數位化，高捷少女及蜜柑站長或許已被其他吉祥物取代，甚至連那家麵包店的味道及美麗島商場的店面也會隨著時代更迭而消散。但在現在的這一當下，這份在車廂裡的綺想仍洋溢著無限的美好，豐富著我每一日的晨間旅程。我望向窗外那份伸手可及的幽麗，聽著車門開啟時那熟悉如呼吸般的呼喚聲。那一聲聲廣播，明亮而堅定地拉近了我與這座城市的距離，也拉近了我與未來的距離。目的地就在前方，而這段旅程的下一章節，才正要開啟。

想念·冰箱

從前，阿嬤總會從市場拎著大包小包的食物回家。裝著食物的塑膠袋在門邊沙沙作響，裡頭塞滿五花八門的蔬菜、水果與肉。她總是不急不徐地把食材一樣樣取出，整齊地排進冰箱。但冰箱總是不爭氣，食材才放了一半，它就開始逼逼作響。此時阿嬤仍不疾不徐，慢慢把食物一樣一樣塞入冰箱中。

像我每次說著「好飽了」，卻還是把碗裡的菜吃得乾乾淨淨。

我和哥哥常向她「點餐」。尤其是我特別愛吵著說要喝蘿蔔湯。「上個禮拜不是才喝過嗎？」她總是眼兒彎彎的對我說。「有嗎～？」我總是裝傻。但她不會拒絕，只會溫柔地說一句：「好啦，妹妹想喝就煮。」

但蘿蔔燉豬骨湯從來都急不得。排骨得提前一晚泡在水裡，讓血水慢慢流出。水龍頭開得很小，水線細細地滴著。我站在一旁看，總覺得時間走得特別慢。「阿嬤～這個一定要泡那麼久嗎？」我忍不住問。「要啊。」她語氣總是輕輕的，「這樣才會好喝，不然直接煮會有豬腥味。」洗淨後的排骨被裝進不鏽鋼盆，推進冰箱最底層。那一層總是最擁擠——蘿蔔、青菜、剩菜與調味料擠在一起。而那盆排骨佔去很大一格，也佔去我所有的耐心。我常打開冰箱門，看著它靜靜躺在裡面。冷氣撲出來，我縮了縮脖子。正在廚房裡忙碌的阿嬤看到這情景總是會問我「妹妹，要找什麼？」我一被這麼問，就會驚慌失措地說沒有，然後轉移話題：「我們家冰箱怎麼這麼小？好多東西都擠在一起了。」她走過來，摸了摸我的頭，笑笑說：「不小，是冰箱吃太飽了。有阿嬤在就不會讓他餓肚肚，也不會讓我的乖孫女餓肚肚。」那台冰箱比我高出許多公分。我始終想不明白——這麼大的東西，怎麼會小到連一鍋湯都裝不下？我甚至偷偷希望，有一天家裡能換一台更新、更大的冰箱。那樣，是不是所有等待都可以縮短？那時候，我以為就是這台冰箱的「食量」太小了。

小學五年級那年，阿嬤的身體開始衰弱。一開始只是她在廚房站得沒那麼久了。後來是她不再自己去市場。塑膠袋變少了，流理台不再被塞滿。冰箱裡的東西，一樣樣減少。原本需要用力闔上的門，變得輕輕一推就關上。層架之間出現大片白色的空格，乾淨得有些刺眼。我打開冰箱時，冷氣還是會吹出來，卻比從前更冷。沒有泡水的排骨，沒有等著我偷吃的一小塊滷肉，也沒有阿嬤在廚房忙碌的身影。

有一次，我下意識地問：「今天煮什麼？」阿嬤坐在沙發上，笑得有點疲倦：「隨便吃一點就好。」那天的冰箱很乾淨。乾淨得讓人不太習慣。

後來，阿嬤住進加護病房。我們每天去陪她，帶牛奶、雞湯與各式營養品。爸爸打開家裡的冰箱，一層一層整理，把東西拿出來。我站在旁邊，看著冰箱慢慢被清空。那不像整理，更像是在把它掏空。原本屬於廚房的東西，被安置進病房那台小小的冰箱裡。從前總嫌家裡冰箱太小，如今卻怎麼填都填不滿。病房的小冰箱卻被塞得滿滿的，總混著她上一餐沒能吃完的食物。但有一天，當我打開那台病房的小冰箱時，只剩幾瓶水。再後來，連水也沒有了。

回到家後，我站在廚房門口，看著那台熟悉的冰箱。它還在原來的地方，門板依舊發亮，電流聲依舊細微地運轉。它沒有變大。卻忽然顯得很深。我打開門，冷風撲出來，裡面整齊、潔白、空曠。層架乾淨得像從未被使用過。那一刻我才明白——原來從前擁擠的，不只是排骨和蘿蔔。原來我一直抱怨太小的地方，裝得下整個童年。

如果有一天要換一座新冰箱，我不會再希望它更高、更寬、更深。我寧願它還是那麼擁擠。擁擠到我必須把那盆排骨往裡推；擁擠到我打開冰箱門時，還會有人輕聲問我一句——「妹妹，想要找什麼？」

她問完總會舀起一小匙湯，吹一吹，遞到我嘴邊。「幫阿嬤試試味道。」我其實知道還很燙，卻還是逞強地喝下去。舌尖被燙得發麻，卻裝作若無其事地說：「很好喝。」後來我才明白，我想念的其實不是那鍋蘿蔔湯，而是那個總是把冰箱塞得滿滿的，隨時呵護我，陪伴我長大的阿嬤……。

隔在我們之間的種種

實驗室裡，一股濃烈環己烯味瀰漫，像汽油般刺鼻，而更令人窒息的，是這身把我悶出汗的實驗袍，和這為求實驗數據精確而密不透風的小房間。我的餘光，透過小房間的玻璃瞥見正在秤量藥品的你，心無旁騖，只求調配出的藥品能讓實驗標準差最小。還記得，我們因化學競賽而相識於實驗室中，在這裡，起初靦腆的你，漸漸敞開心胸，即使是小房間那緻密的玻璃，也隔不開房間內負責操作的我，和房間外主掌藥品調製的你。這片玻璃不是屏障，隔不開我們之間的友誼。但這只是曾經……

曾經的我們，攜手馳騁於浩瀚的化學世界中，共同研究那渺小的電子是如何在磁場中受影響，進而改變巨觀世界的化學反應。曾經，你會偷偷在實驗記錄簿中夾一片巧克力，因為你知道，這片巧克力能為被實驗消磨得筋疲力盡的我提供快速能量補給。然後，因著這片偷渡進來的巧克力，因著我們對彼此的關心與了解，我們的交集超越區區實驗室與化學競賽，而擴及日常生活，曾經，我們一同登上高鐵，旅行於一片廣袤無垠；並肩學滑雪，就算跌倒，也會攙扶對方前行。

然而，一道裂痕浮現於我們之間，並悄悄延伸著。裂痕的起點，是興高采烈的你向我分享重大決定，你決定放下學測，全力拚向特殊選才。我深知這是深思熟慮的抉擇，亦明瞭你權衡過方方面面的利弊，但我仍克制不住那微微皺起的眉頭，藏不住我眼中的懷疑，我那毫無溫度的一聲「喔」大概如一桶冰塊般傾倒在你滿腔的熱血上。出於防衛的，你後退了，我卻步了。若時間能重來，或許當時的我應該張開手臂擁抱你，並堅定相信你是一朵即將綻放的花朵，可是我沒有。對於特殊選才這條升學之路，我腦中浮現的是荒煙蔓草。沒有亮眼的比賽成績，缺乏卓越的課外經歷，未曾經歷過面試。我害怕你被大雨般沖刷而下的書審資料淹沒，我擔心你受不起一次次等待放榜的焦慮。我不願你走上這條坎坷，我害怕萬一，萬一你被荊棘叢生刺得體無完膚。種種擔憂，在我們之間生根，發芽，最後長成一堵牆。

起初只是皺眉，接著是沉默，最後，是彼此的疏遠。裂痕最深之處，是化學競賽發表的那兩週，一年來，捨棄娛樂，犧牲部分的讀書時間，夙夜匪懈待在實驗室中的我，一心想於競賽中展翅高飛。我深諳「行百里路，半九十」的道理，過去一年中，再有創意的研究主題，再縝密的實驗設計，再精確的實驗數據，都依賴有架構的報告整理與分析，以及流利易懂的口語表達。不巧的，這兩週，你南來北往的應付升學面試，無暇與我細細討論化學競賽發表。本該兩人並肩而行的競賽，頓時彷彿只有我在努力邁開步伐。我，像在拼圖堆裡掙扎，試圖拼湊每一塊拼圖片上的線索。我，沒有關心忙碌又肩負升學壓力的你。一道玻璃高牆在我們之間築起，我們看見彼此，卻感受不到彼此的溫度，更無法張開雙手抱抱疲憊的彼此。

化學競賽的結果無須多說，踽踽獨行於拼圖堆中，只會看得眼花撩亂，紛亂的頭緒沒有你的梳理，我連個輪廓都勾勒不清。不僅如此，這段時間，我們身處異地，心思隔得遠遠的，這道鴻溝，使我們在「團隊精神」的評分項目上亦是大大失分。我像一隻折翅的鷹，滿腔的

雄心壯志，在箭矢射向羽翼的那刻，全幻化為失重感。看著自己傷痕累累的身軀，頓時想起，幾個月前我還擔心著你在特殊選才的路上遍體鱗傷呢！

化學競賽中的躓踣，興許是上天對你我友情的眷顧。這次的失重有如當頭棒喝，使我看清，阻隔在彼此之間的，是一份莫須有的擔心。尼采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將逆境化作火光。不分你我，無論古今，每個人在振翅翱翔前，都曾有過一段淒楚，我又何須擔心你走向荒煙蔓草呢？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司馬遷，曾在追求理想的途中，受過傷，忍過辱，但這番經歷更堅定了他想饋贈給後人的禮物，一部完整的史書因而誕生。當護士之母南丁格爾離開家鄉、踏入戰區時，她選擇的是一條迷霧四起的小徑，一條與眾人有別的路，迷霧四起阻擋了視線，她不知道自己會在何時何地受傷甚至死亡，但她為了戰士們，為了自己的願景，在夜裡提燈照顧傷患。南丁格爾是戰士的提燈天使，是護士的驕傲。而你我，和他們一樣，選擇一條不平凡的路，我們不畏懼急湍中的暗礁。只是，我允許自己在科展中全力以赴，然後重重跌落，卻不接受你為自己的未來放手一搏。是我自私了。我擔心你失敗，擔心你受傷，卻從未問過，你是否願意。

回到實驗室中收拾凌亂的小房間，還有一些淡淡的環己烯味沒有散掉，我看向玻璃外，回憶起初次見到你時，你那靦腆的模樣。是啊，你本就內向，無論開心或委屈都會往肚子裡藏，隔在我們之間的種種，使你愈發將自己偽裝起來。這一年來，我忙著研究電子是如何受磁場影響進而改變化學反應，卻從未了解人際關係是如何因一道道的阻隔而疏遠。這段時間，我們追求標準差最小，卻放任彼此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這次，換我準備你喜愛的小零食，張開雙臂走向你。這一次，我願意先推開那扇門。若玻璃仍在，我也會敲一敲。願隔在我們之間的種種能漸漸消散。

第 77 頁

簡媜：「那本斑駁的國文課本，是我青春裡唯一的避難所，我坐在窗邊，讓那些泛黃的文字如潮汐般湧入我乾枯的靈魂。」於我而言，在那一段晦暗不明的時期，國文課本是我青春歲月裡真真實實、不折不扣的避難所，隨著每一次的翻閱，我都能親身體驗、沉浸於一方新天地，只待我邁開步伐，前去和古人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冒險。

高一的第一次段考成績發下時，我只是靜靜盯著排名發呆，紅筆劃過的數字像一道道裂痕，從紙上延伸到心裡。霎時間，老師課堂上的教誨、同儕互相較勁成績的聲音混雜在一起，模糊了我的視線，也混沌了我的大腦，從而開始反覆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夠聰明。晚上回到家，我把書包放下，卻遲遲不敢打開成績單給父母看，只知道我在當時為自己設下了一重又一重，難以掙脫的桎梏。那段時刻的我如同皮影戲師傅手上的人偶，總是將自己心中的難受偽裝在光鮮亮麗的皮囊下，生怕自己的情緒與苦楚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如潮浪席捲而來，只留下自己內心的壓抑，徒增他人的困擾。在一片暗無天日中，我手裡緊握著國文課本，在他人眼中，它只是一本為了考試體制而生的產物；但在我眼中，它更像是一座為我遮蔽風暴的避難所，而我將身心全傾注於國文課本中，讓自己的身心靈徜徉於文字海，緩緩泅游在千年的文化智慧中，一次次跨越，一次次自我療癒，在國文課本的止痛藥劑中找回自己的節奏。

對我而言，國文課本宛如秘境般，總是在生命山窮水盡之時、於柳暗花明之處覓得作者埋下數個世紀的時光膠囊，一次次在書墨氣息間，撿拾古今中外作者生活中的橫生妙趣。最令我沉醉的，是高一在課本第 77 頁翻到〈赤壁賦〉那一刻，月色浪漫鋪展水面上，蘇軾夜遊赤壁，任船槳劃破靜夜。隨著文字的行進與流動，想像東坡文章字體的一撇一捺，我跟著文句的引導，倚靠著船舷，一同與東坡臨月啜飲，聆聽「逝者如斯」的有感而發。那一瞬間，我忽然明白，原來失意並不需要立刻被克服，它也可以一時的安放，在一個生命的角落裡靜靜存在。江水自流，明月自明，而人只需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學習換個角度思考，在挫折中砥礪自己，重新定位自己，便能豁然開朗。

升上高二，再讀第七十七頁，我已不再是只看到滿篇的註釋，而是看見一個嶄新的自己。回首過往那段低潮，才明白真正改變我的並不是哪一次考試的分數，而是在一次次翻頁之間，學會與挫敗共處。隨著韶光荏苒，我調整了讀書方法，不再一味沉溺於題目，而是慢下腳步，與知心好友一起相互支持，一路朝著夢想披荊斬棘。在高一那段被成績牽絆腳步的晦暗日子裡，我瞥見了蘇子月下的赤壁，將「渺滄海之一粟」的自卑，溫柔揉碎江中，轉為「物各有主」的達觀，那不僅是印在課本第 77 頁上的課文，更是我焦慮靈魂的止痛藥。在課本的扉頁間，我不再是那個被絲線操縱的皮偶，而是在墨色山水中，重新找回步調的旅人，將過往陰霾一併掃去，面對過去磨鍊的苦痛可以甘之如飴、淡然處之。

當我在成績的泥淖中掙扎時，課本裡的古人不再是面目模糊的考點，而是穿越時空而來的摯友，拍著我的肩，教我如何在躓踣之後，依然能夠挺直脊背，重新出發。那本國文課本，

對我來說，不再只是白紙黑字的書本，而是古人與我共享的秘境，伴隨扉頁如蝴蝶展翅，我便乘著蝶翅進入空闊的文字之海，穿越時空，翱翔天際，得以探勘箇中奧秘，懷著初衷開啟了古今的對話，為一場前所未有的跨世紀交流掀開了帷幕，蓄勢在新天地找尋寶藏，調整心情，學習踏實努力，成就自我。

我仍擔心著下一次的考試、害怕下一次的排名，但我知道，那第 77 頁，會一直還在。

歷史的遺憾，如果當時……

人們總是會在事件發生後而為之感到後悔和遺憾，有些人在考試後會想著如果當時的自己有好好念書，或許會擁有更好的前途，有些人在損失利益時才會思考到如果當時多考慮一些，是否結局會比較理想。特別的是，那些情緒和反思除了發生於個人作為導致的結果外，面對往事或歷史事件，儘管並不是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些人也常常會對那些犧牲的平民百姓感到遺憾，我也是如此。

在國中時，學校每個學期都會舉辦一次戶外教學，利用難得的出遊，帶給我們難忘的回憶，而在一次拜訪紀念館的經歷，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對於歷史發生的事件也有所感想和反思。身為擁有一半原住民血統的我，在一次去拜訪為紀念那些因戰爭而奉獻生命的原住民勇士所成立的紀念館時，看著曾經奪走了數不勝數的原住民性命、帶有鏽斑和些許殘留血跡的槍枝，我霎時震住了，久久說不出話來，心情也變得沉重，尤其聽見解說員訴說著 1930 年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山地的殘酷歷史，眼前竟漸漸浮現出一段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原住民為了生存，勇敢反抗剝削他們的日本官員，卻慘遭無情槍殺。他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權、幾乎看不見光明的時期，抱持著一絲希望，最後卻倒在血泊中結束生命。此刻我的心跳加速、體溫上升，淚水也止不住的從眼角湧出，整個身體彷彿都在為這些不平等吶喊、發聲。

「如果當時我是其中一位原住民，我能改變什麼？」心中不斷出現這樣的問題，即使校外教學結束，回到家我仍輾轉難眠。經過數十天的思考，我想或許我會加入反抗組織；然而，為了不讓任何發聲者因爭取權利而被殘忍殺害的情況重複發生，我想利用溝通、交易和交友來建立互利共生的局面，試圖動智慧來構建一個理想的烏托邦，而非雙方使用最致命的方式來表達各自的訴求，我希望盡全力改變歷史，抹去過去那段遺留在每位原住民後代心中的傷疤。

回到過去不是為了讓歷史重現在我的眼前。因為，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是所有原住民的痛。儘管只憑自己微小的力量想改變歷史中多次大規模的反抗行動是螳臂當車的事情，但若當時的時代我能將一些頭目的想法從武力抗爭轉變成和平交流，豈不是讓幾百位甚至幾千位祖先看見了希望呢？如果當時戰爭沒有發生，反抗不一定要以失敗結束，不要有人因此傷亡，兩個族群可以透過溝通，建構情誼，互利共榮，或許原住民在現代的地位會不同，歧視也不至於如此根深蒂固。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些後代子孫就不用帶著隨時會被揭開的創傷生存，也不必在無形之中背負著自卑和壓力。只是我也知曉，歷史不可能被改變。我們真正能做的，是讓傷痛被理解和看見，這或許也是祖先們寄託於後代子孫的期盼吧！

我們會為了一些小事而追悔莫及，也會因為歷史事件而感到惋惜，想替當時的勇士們出一口氣。現代的許多社會福利，是靠他們的堅持與付出換來的結果；可他們卻無法受惠，只能流下最後一滴為不公而落的眼淚，也留下了最後一口為尊嚴而出的氣，痛在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肉體，而我們無法感同身受。那段歷史，我們只能在現代理解其中的意義，雖然盡己所能想要將其從心裡的杳見抹除，但是那些視死如歸的勇士早已不存在世上，成為永恆的缺

憾。如果當時我能改變，是不是那些悲痛就不存在了呢？

昔日今時

紅白相間的霓虹燈掛在牆上轉呀轉，玻璃門上印著黃色立體字：「冷氣開放」。爺爺的理髮廳時常嘈雜，不過大多是熟客上門，拄著拐杖的老婆婆、講著滿口流利閩南語的外省阿伯，不時還有老鄰居串門子，他們並不消費，就搬張矮凳坐著閒聊，而奶奶在簾幕內的洗頭槽幫客人洗頭、爺爺負責修剪頭髮。幼時爸媽忙於工作，我與弟弟便待在爺爺奶奶家，他們為了方便照看、不讓我們失控亂跑，總會打開電視的逗趣卡通，我和弟弟就會專心看著節目大笑，奶奶偶有空檔就叮囑我們喝水、張羅三餐切水果。小小的空間永遠充斥著各種不同頻率的聲音。

孩提時期，最喜歡在理髮廳打烊後，坐在沙發上看爺爺泡茶，聽爺爺講故事。他說最初跟著軍方越過台灣海峽來台求生，工作是早上五點起床送報，後來與奶奶相識成家，為就近照看家庭，學了簡單的技術，在客廳經營家庭理髮，四十餘載就這麼過去。

新式髮廊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昔日滿街盡是人情味富足的理髮空間，取而代之的是嶄新的技術、講求效率的服務，傳統家庭理髮逐漸淡出市場，過去的生意本就不如商業髮廊，家裡偶爾有客人，但多半只來與爺爺泡茶敘舊，市場的轉變，爺爺堅持數十年的手藝也無從施展，為方便照料孫子們，便索性將店面收起，這一刻，爺爺家的客廳正式成為屬於家人們的空間。我最初是十分欣喜的，客廳不會再鬧哄哄，不會再被理髮器具的聲音吵醒。

後來幾乎不見爺爺再拿起電動剃刀。

一年的除夕夜，弟弟去百元理髮剪了頭髮，一推開玻璃門，爺爺馬上發現了，便把弟弟拉過去仔細查看，鬢角沒有修乾淨、頭頂毛躁，過去我和弟弟的頭髮幾乎是爺爺操刀，而理髮廳熄燈後，家裡只要有人剪頭髮，爺爺總會如此嚴格評判，大家都習以為常，笑笑帶過，只是這次爺爺開始翻找工具箱，想親自幫弟弟修剪。爸爸和姑姑極力阻止，爺爺年逾九十，手部肌肉不如過去俐落，距離上次動手理髮已是近十年前，但他這次似乎不願妥協，不論兒女如何阻擋，爺爺還是從櫃子裡翻出工具箱，將粉色的剪髮披布圍在弟弟身上，抖著手握電動剃刀，緩慢、仔細地剪去細碎雜亂的頭髮，一刀、兩刀，爺爺受限於衰老的身體，還是無法完整幫弟弟剪完頭髮，最後由奶奶接手，爺爺在一旁嚴厲的口頭指導。

除夕夜過後，弟弟成為爺爺生命中最後一位顧客。

那些爺爺曾仔細看顧的頭髮，如今大多已成灰煙，只有少許仍努力向上生長；那些爺爺在生命中一一剪去的分岔、一一梳開的結，此刻都真的安穩了嗎？我無從得知。理髮廳熄燈、爺爺離開、奶奶失智，歲月的急流，總在不經意間將許多事物一一侵蝕，像是生命，像是記

憶。但因愛而激起的漣漪不會消逝，那是時間與記憶留下的紀念品。

人從生命中消失，就像時間從指縫中溜走，總會經歷許多不真實、不願相信的情緒，回神過後，才會真正意識到，過去的日子再也無法重播。時隔多年翻著相簿，也才能漸漸理解，理髮在爺爺心中占有的重量。爺爺盯著弟弟頭髮的眼神如此堅定，他的行事與為人一向如此，堅毅中摻了幾分溫柔，除夕夜的不妥協，我想那是他留給自己最後的尊嚴，贈與我們的最後一份禮物。

理髮用具在木盒裡長出鏽痕，霓虹燈也停止旋轉。

時間的軸線一直跑，跑過人生的許多重要階段，很偶爾地，會在小巷弄遇見依然閃閃發亮、未被時代淘選的旋轉霓虹燈，它們總會再一次提醒我，生命中有那麼一個空間，可以讓我恣意大笑；生命中有那麼一個人，一直認真做著一件事，也認真愛著我。

如果可以，我還想再仔細聽一聽那把電動剃刀運轉的聲音。